

张天翼文集

ZHANGTIANYI
WENJI

短篇小说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1

張天翼文集

第一卷

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张天翼文集

第一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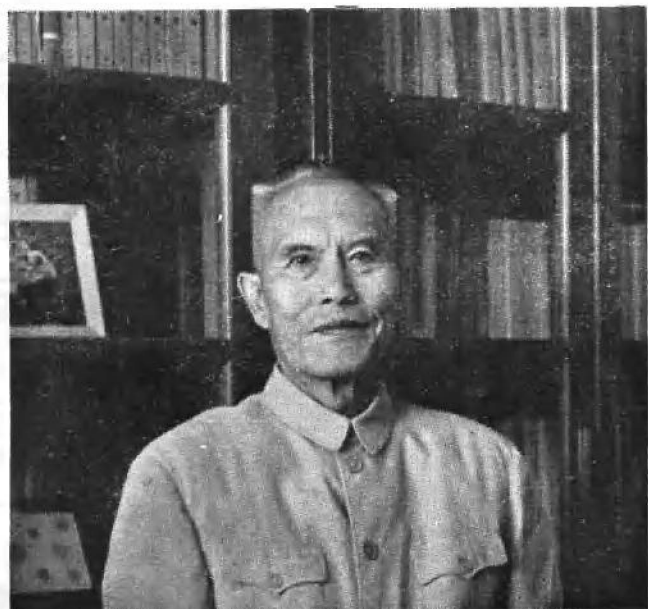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7.75 插页 精 7 平 4 字数 365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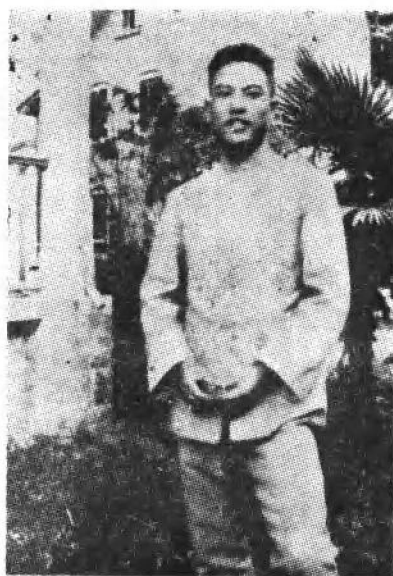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000册(内精装2,500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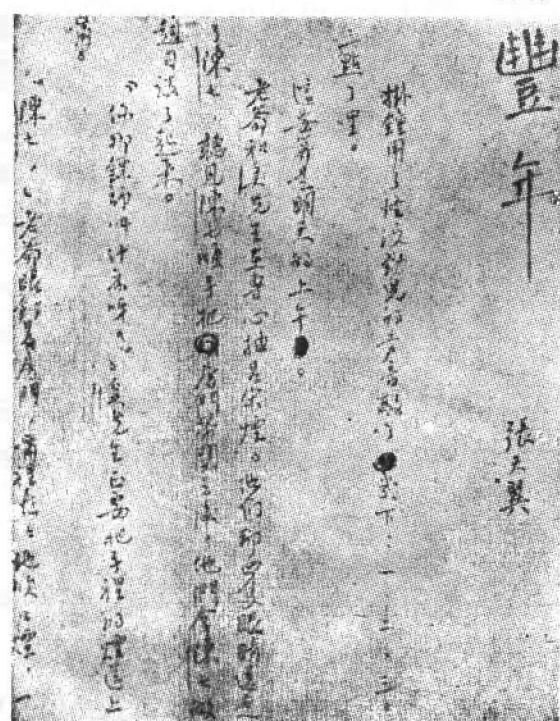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：10078·3284 定价：精3.50元 平2.15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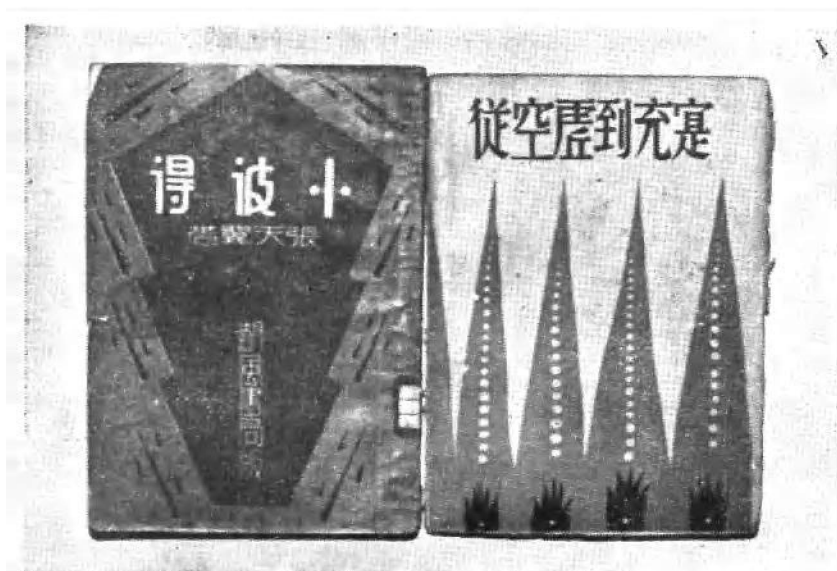
張天翼 (攝于 1982 年)



作者青年时代（1928年摄于南京）



作者手迹——小说《丰年》



《从空虚到充实》(1931年1月)、《小彼得》(1931年12月)初版本封面



《蜜蜂》(1933年5月)、《反攻》(1934年5月)初版本封面

编者的话

(一)本文集收入作者自1922年至1982年六十年来
的主要文学著作。按体裁共分十卷:

第一至四卷: 短篇小说

第五、六卷: 长篇小说

第七、八卷: 儿童文学、童话、寓言

第九、十卷: 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

末附:《张天翼著作(1922—1982)目录》

(二)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,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。凡中、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、篇目和编次。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。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。

(三)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: 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。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。

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,尽量保持原著面貌,一般不作改动。

(四)作者原注全部保留,并在注前标明“原注”字样。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,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。各集、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、篇的篇末。

沈承宽

一九八三年七月

第一卷说明

本卷收入短篇小说集四种,按初版先后编次。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《从空虚到充实》 | 1931 年 1 月初版 |
| 《小彼得》 | 1931 年 12 月初版 |
| 《蜜蜂》 | 1933 年 5 月初版 |
| 《反攻》 | 1934 年 5 月初版 |

第一卷目录

从空虚到充实 1

三天半的梦 3

报复 17

荆野先生(原名: 从空虚到充实) 35

搬家后 74

三太爷与桂生 88

三弟兄 97

小彼得 113

小彼得 115

皮带 128

二十一个 147

稀松的恋爱故事 161

面包线 175

找寻刺激的人 198

猪肠子的悲哀 222

蜜蜂 235

自题 237

路 239

宿命论与算命论 252

最后列车 280

梦 298

仇恨 311

和尚大队长 335

蜜蜂 360

反攻 395

成业恒 397

反攻 428

脊背与奶子 485

丰年 512

一件寻常事 532

从空虚到充实

上海联合书店

1931 年 1 月 5 日初版

三天半的梦

韦：

现在车子不知到了一个什么鸟站，停那么久。（我便趁此机会写几句话给你。）一个人坐在车中是比看所谓“爱情影片”还无聊的。周围的黄色面孔，和黄色之外还混了些杂色的面孔，造成了一个可憎的环境。坐在对面的先生，他有时也许会很长地嘘口气的，那口气毫不客气地直喷在你脸上，首当其冲的鼻子，便可以领略到一种窘人的味。但他若是闭紧了嘴呼吸，那你倒可以轻松点，不比在京奉路上，即使他闭了嘴呼吸也会有大葱味儿送过来：这却要谢谢老天爷的。

坐在斜对面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，一个髻直拖到了背上，一面抽着“哈德门”，一面对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子演说，高声地。她的声浪盖过了一切，连“喂，五香茶蛋”都大为减色了；口音是，我的天，一口杭州话！

杭州话，我和它别了又快两个年头了。虽然我那两位老人当杭州作故乡，而我又差不多是在杭州长大的，但我老是憎厌着杭州话，和憎厌杭州这地方一样。杭州确乎可憎，不知道你对它如何，我想，你也应当拿所有的憎厌加在它上面的。

“我不怎么觉得杭州讨厌，”记得你说过。“你的厌弃杭

州，或者是因为你的家是在杭州之故吧。”

这话不能说它对，也不能说它不对。人们往往不高兴自己的家，因而连“打公馆”的地方都觉得可憎。……

谢谢老天爷，开车了：坐在车上，停车比开车时更无聊。

打住，因为震动得我不能再写。可是那位杭州太太还在演说，只不过声音已被机声扰乱得只剩一半了。

如今到了K县。

妈的，真无聊。买来的一份《申报》，连广告都看完，直看到了“诸君阅报至此请虔诵南无^①阿……”。我很懊悔我不曾带几本书来。

开车到如今足足抽了二十多支烟卷，纷乱的思想也和烟一样地弥漫着。杭州太太的演说词老没有完，她或者是想将一辈子要说的话全并在今儿说完吧。

一路的景色依然是我离杭州时的景色：一样的好天气，天空中缀满着各样各式的浮云，一样是地面上铺着黄叶衰草，天地都象一件补丁很多的衣；气候是一样的季节，人是一样的心境，所差者只是，一个去，一个来。

我想我这时的情形，和那年你从北京回河南去的时候一定很相象：脑里都是充满着可怜的两位老人的印象。只是，你那时是满脸的悲哀，我现在是心里空洞，好象这回的来看老人只是命运的摆布，不是自己的主意，虽然是我到了S埠的第二天便打算就近到杭州去一趟的。

① 南无，梵语，音那摩(ná mó)，加在佛、菩萨名或经典题名之前，表示对佛、法的尊敬。

而且还有一种心理，是怕：我的抽烟卷，和喝过分的酒，和干了许多其他的家里所不高兴的事，（什么事，你当然知道的，）我那爹娘是已略有所闻了。并不是怕责备，虽然象我爹那么的躁脾气，可是他不会，甚或不敢说我一言半句，他待我客气得和一个朋友一样：一半是因为儿子大了，管不着，那一半却因为他儿子一向就吃住他——吃住。娘呢，她是个柔弱的羔羊，但她却会背着父亲，涕泣太息着劝我的：伙计，我怕的就是这个。

可是我那两位老人毕竟是可怜透了。他们是拚命地在爱着他们儿子，他们将所有的体贴和爱抚，全用到儿子身上去，一面，又在痛苦和贫穷中挣扎着。至于儿子，儿子是，似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度着这样的生活。前年他从北京回来，才住上一个月多点，家里的生活几乎使他厌弃得发狂，他便毫不客气地借故要到X都去。父亲心里在愤怒，但他不发出来，临走的一天，这位老人家还陪他到车站。娘也许哭过了，不过他未瞧见。

“长了翅膀就想飞。”这位老太太苦笑着说。

（到X都居然找到了一个饭碗，居然能够接济老人，是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。）

一面我厌弃着我的家，同时我觉得我应当为人道之故而使他们过一点象人的生活，不说舒服。F君——就是有一次和你在西斋小卖处抢位子的——那样的态度我不赞成：何必因为他们惟其是父母，要仇视他们呢。而象你那样接到一封较紧张的信，便让重大的悲哀抓住你，因为是在一个女同学面前，才将要淌的泪极力忍住，我也不会有的，我是对任何事件

不曾淌过什么泪水。

车动了。……

笕桥。再十几分钟便可以到杭州。杭州太太在伸懒腰了。

这封信算写完了罢，“且听下回分解”。

十月二十

现在我家住的那屋子我还不曾见过。一进了家门，只看见堂屋里的陌生的陈设，我疑心走错了。

再进两步——

父亲。

看见父亲了，他在看小说。

“爹！”

“啊！”这位老人家跳了起来。悲哀，快乐，烦恼，欢喜，所有的感情都一齐并在脸上。他显然感动得一句话说不出，他只发出一个简单的感叹词。

他的胡子白了许多，可是脸上的皱纹并未增加。我下意识地笑着，我感到抱歉了。

爹张开两臂，我们抱了起来。

在抱的当中，他喊母亲：

“素，来看看，来了谁。”

母亲当然是照了她近十年来的习惯：因为背疼，坐不住，得常在床上躺躺的。

“我知道。我连鞋子都穿不及了。”

出了父亲的怀抱，我到母亲房里，母亲坐在床上。父亲也随着走了进来。

“爹妈还是一样地康健，一样地康健。爹的‘气色’还显得好了些。”

“真的么，”爹无意识地而又得意地。

其实，娘的灰白的头虽未加白，而脸上却似乎显得很憔悴。

这位老太太象看一个新奇的东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。她脸上是喜悦的微笑，但除此之外，当然是还有别的表情的，这表情，我就说不出是什么，勉强要说，或者战败者忽然得了胜利者的同情时，那败者的表情，也许象这个，但也不怎样象吧。

“似乎又长了些哩，”她说。

“还有得长么，二十几岁了？”

“但还是不改孩子气，”父亲插嘴，“还是抱，还是亲嘴。”

母亲听了这句话，甜蜜地微笑着。拥抱和亲嘴，我是和他们干到了十几岁，父亲说过“看你大了还这样亲不”的话，可是现在虽成“大人”，“长了翅膀”，还是一样。这些举动在我是成了习惯，并不是做作，不是想到这样做了可以安慰我那可怜的老人，只是一看见便下意识地抱了起来。然而他们对于这个是很受用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写个信来呢？”爹说。

“我的来是很匆促的。本来是为了一点小事，到了S埠，那是礼拜日。到昨天就弄完了，看看还有空，便在今早上了车。”